

畅销小说！推荐作品

悠悠
[原作]

travel through time to
love you

穿越小说系列

冲破时光 爱上你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CHONGPO
SHIGUANGAISHANGNI

冲破时光

爱上你



悠悠
原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冲破时光爱上你/悠悠著,一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7.7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00 - 7

I. 冲... II. 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9079 号

冲破时光爱上你

作 者 / 悠悠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
封面设计 /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邮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/ 16

字 数 / 215 千

版 次 /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3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00 - 7



作者简介○○○

太阳上升中的魔羯座，性格很温和（不骗大家，真的很温和哦），而且人品很好，一点都不黑心哦^__^……花痴帅哥，喜欢小孩子，以上两项一综合，基本上可以叫我正太控了。

我喜欢文字尤其是汉字，觉得简单的音节组合在一起可以有无限的意义和美感，所以我也喜欢写小说。

希望我写出来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喜欢。



目录

MU LU

第一章	第二章	第三章	第四章	第五章	第六章	第七章
时差两千年 / 001	追逐一只风筝 / 018	乌龙茶 / 035	自残 / 051	子夫 / 068	出行 / 085	盗贼 / 099



第八章 上林 /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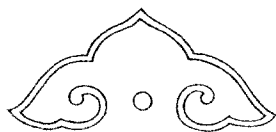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乌龙茶续 / 142

第十章 在封建社会混
饭吃的N种方法 / 155

第十一章 回城 / 183

第十二章 誓约 / 200

第十三章 大结局 / 247



第一章 时差两千年

我叫裴洛阳，初中二年级。

在那件事发生之前，过得是那种满大街俯首皆是的无聊人生。每天走过一公里半或宽或窄的马路，去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。在有着硕大雕像的学校门口总是有人检查风纪，而我的头发 ok，裙子 ok，一切 ok。

似乎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麻烦让我担心。这样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——波澜不惊。

可是，在那件事之后，这种波澜不惊就被彻底颠覆了！

日子鬼哭神嚎了，山无棱天地合了，冬雷滚滚夏雨雪了……

20xx年2月14日，我照旧去上学。

街头巷尾一大早就有无数的人捧着一把一把的鲜花了，火红的玫瑰似乎在今天拼命的燃烧完自己所有的能量！

而今年的我和去年的我一样，依旧还只是个单身女生。

转过街口，哈哈，看到三个帅哥，我好幸运啊！

其中一个不是浩枫么？学长！

浩枫还是那么帅深棕色的头发松松软软的，一双迷雾一样的眼睛有着掩饰不住的妖气，宽松的白色衬衫衣角随性地别在裤子里，我感觉我



的背后升起许许多多粉红色的泡泡……

其中一个人狠狠地扑向浩枫,浩枫轻巧的一跳,那人扑了一空。

另一个人一脚踹向浩枫,由于躲闪不及时,浩枫一个踉跄差点摔倒。

“让你多管闲事!”说着就是一拳。

这一拳重重地打在浩枫的脸上,一丝淡淡的血丝从浩枫的嘴角渗出。

我冲上去挡在浩枫前面:“情人节不许打架!”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算什么理由,但是至少不能出师无名。

“哈哈……”那两个人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,那笑声听起来充满了嘲弄和讥笑。

浩枫一下把我拖到身后,我突然间觉得脸上热热的,难道今天我会奇遇?难道注定我在情人节会被英雄救美?难道……

听到一阵风声,自己被一股力猛地拖拽了出去。

就在这时候,我就觉得眼前一道亮光,后面的那个男生正拿着一个雪亮的东西刺向浩枫,我本能地挡在浩枫前面。

我闻到一股血腥,一阵剧痛让我全身颤抖。

我重重地摔在地上……

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,我听到耳畔边浩枫在呼叫我:“你醒醒!你醒醒!别睡啊,你是谁啊?快来人啊!快叫救护车!”

天啊…学长还不知道我是谁?

我岂不是很冤枉?

爸爸,对不起;妈妈,对不起;胡子(我同学),借给你的苏打绿的cd,你可以接着听了,我拿它已经没用了……

意识开始混乱,直到世界整个黑了……

我恨浩枫一生一世……

“一生一世?”

有人在黑暗中讥笑我,你已经死了呢!

——你是谁?



——我叫悠悠。

——怎么会呢？可我不想死。我可以不死吗？我才十五岁啊，我还没谈过恋爱啊……

——你真啰嗦。不过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吗？

——我要。

——不过等价交换，你也要给我一些东西才行。

——你要什么？我全都给你！

——所有的哦。

——没关系。

——那好，等你睁开眼睛，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

好好玩吧。

天空湛蓝，一片薄薄的云彩如同轻纱般地散开。

秋千高高荡起，在速度为零，重力势能到达最大值的瞬间，猛地急速下落……

耳畔边除了风声我什么都听不到，眼前的景色由刚才清晰的天空变得模糊一片……我的心被猛地提到了喉咙，我简直无法呼吸……

我觉得我自己下一刻就要死去。

谁现在能告诉我我在哪里？

秋千沿着弧线急速下去，一种失重的感觉把我狠狠地抛向了最低点，跌到大树的影子里。

我紧紧地抓住手里的两条麻绳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
秋千慢慢地停下来。

我的意识已经被黑暗淹没，除了几近迸裂的信条，只有似乎还呼啸在耳边的风声。

身边很多漂亮的女人在欢笑着，她们穿着雅致的素色袍服，漆黑的头发如瀑布一样垂下来，长得好像从来没有被剪过。

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周围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她们看到我这个样子立刻不再笑了。



几个人过来扶住秋千，我缓缓地站起来，立刻一个有纤细的手指人极其温柔地拂了拂我的头发，另一个蹲下来整理我凌乱的衣褶——天啊！原来我也穿着跟她们一样的衣服，不过不论质地还是颜色和他们的不一样。

就这样，我被一群人围在了周围，由于人口密度过大，我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要挺住！

我紧张得看着周围，拼命地握紧双手，克制住内心的焦虑，克制住全身的颤抖和自脚底冒上来的寒意。

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弄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，非常之有必要。

也许这本来就是个梦，何必自己吓唬自己！

我的手滑下一点点，在自己脸上掐了一把。

“哎呀，”我忍不住大喊，“痛死我了！为什么自己还这么用力呢？”

蹲在面前的女人跟我一样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手指都僵住了。还是旁边摸过我头发的那个好些，她笑得谄媚：“娘娘，您这是……”

娘娘？

“什么娘娘？谁是娘？”

我怀着真诚求教之心问她，可能事情太突然了声音大了点，结果她扑通一下跪到地上。

“娘娘请放宽心些。”她低着头，话里意思似乎想要安慰我，可我听她的声音怎么好像在哽咽呢？

可是，这个人刚刚还在笑。

“陛下只是一时意气，说者无心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过后还不是都好了么？”

天啊，又出来个陛下。

如果我不是穿越了，就是被外星人绑架了来玩 RPG。

穿越——嗯，穿越好，尤其是穿越过来还是个娘娘。那基本表示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继续贯彻我的懒散人生。



可我这娘娘算是正级的还是副级呢？

还有更重要的，陛下年纪大不大？上了四十我就认为有资格当干爹了。

“陛下都说了什么？你听见了？”问题太多，我只能先顺着她的话问起。

“齐如随侍娘娘，在旁边听到几句。”

“那把你听到的再说一遍。”齐如么？这是我来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名字。

齐如不敢回答。

“说嘛。”我鼓励她。要她在当事人面前说坏话，尽管是转述，好像也不大容易。

“陛下，说娘娘……说娘娘不配母仪天下……”

母仪天下——用这个词，那应该是个正的吧？

“我干了什么他要这样说我？”

她的头埋得低低的，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清楚。

“没关系，说嘛。”我继续鼓励她。

“娘娘……娘娘怒极时掷过去的烛台，险些刺伤陛下……”

齐如这些话对“娘娘”来说算是大不敬。她快到极限了，我看到她的肩膀瑟瑟发抖。

哪个朝代的哪个娘娘敢朝自己了不起的老公砸烛台啊？

我不由得伸出自己的手指看了看。手指修长白皙，纤纤柔柔不沾阳春水的样子。但是这个身体的主人，这个被叫做娘娘的女人，好像平时还挺猛。

不过她到底是谁？

“齐如，现在的年号是什么？”

我想了想又问。

齐如显然没料到“娘娘”的思维如此具有跳跃性。她半天了才告诉

我：“回娘娘，建元三年。”

建元？

我不是秃子，这里也没有风，但脑顶有点发凉。

我们国家有一门功课叫历史。我的历史说好不好，说差也不差。

尤其是我们历史老师狂崇拜司马迁汉武帝。因此我很明确地知道：建元——是汉武帝初年的年号来的。

那我穿过来岂不是就成了——陈阿娇？

哇啊。

我不干了。

我要回家。

但是我家在哪里呢？

东边？南边？西边还是北边？

我情绪低落，大家也不玩了。回到住处，在据说是皇后寝宫的殿阁前面，我抬起头，意识到了我作为汉朝人所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

高悬的匾额上面，两个雄浑的小篆，字大如斗。

这两位可能认识我，但我不认识它们。得，成文盲了。

读了十几年的书，最后学个建筑环境，到这里来抵扫把用。

早知如此应该去学考古认甲骨文。

我心事重重。历史正因为无法改变，所以才叫历史。先不管历史上的陈阿娇是怎样的，如今她不再是她了，而是本小姐我。我支配着这个身体，比如现在突然翹宫出走，历史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，也许我原先所在的未来也会受到影响而变得不同。

可陈阿娇算是政治游戏的牺牲品，宫廷斗争的失败者，红颜薄命才三十多岁就死了。简单介绍一下，汉武帝初年，皇帝没有实权，上头有一个皇太后，再上头有一个太皇太后。陈皇后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，身份尊贵，个性娇纵。在汉武帝父亲汉景帝的时代，陈阿娇的母亲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功劳。阿娇前期倒是受宠，不过后来下场不好，被汉武帝废除了，终生居住在长门宫，郁郁而终。



如果我不去改变历史，沿着这种悲剧路线一直往下走岂不是很委屈？

我不要郁郁而终啊……

那么，我应该选择篡改命运，还是不呢？

我问我唯一认识的女人齐如要了一枚铜钱。她脸上疑惑的神情一闪而逝，却也不敢问我为什么。铜钱被放在我手中，是普通的外圆内方，沿用了两千多年的经典设计。可能铸造水平的关系，分量很足，沉甸甸的。

送我这里来的人，你觉得我怎样做比较好？告诉我吧。如果四个字的一面朝上，就做历史里的陈阿娇；如果两个字的面朝上，就做我自己。

我这样默默祈祷着，用手指把铜钱弹出去抛到半空，它转了几个圈跌下来，我手掌合起接住了。空气中响起啪的一声。

徐徐展开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——

我禁不住笑了。

并不是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做，我就应该怎样做吧？

手里的钱静静的，一动不动，上面是四个字，我看得分明。

但我却决定了，我不做陈阿娇。我的名字叫裴洛阳，裴洛阳大小姐坚决不走看得到尽头的路。

铺天盖地的香气袭人，呛得我几乎一跟头。

刚想问一句这是虾米玩意儿，又暗忖还是不要让自己显得太无知比较好。

相比之下神仙姐姐们一个个神态自若，显然在这种芝兰之室中都是久经考验的了。她们既然习惯了，陈阿娇本尊也应该是习惯的。我如果少见多怪，恐怕要让人见疑了。

我不愿陈阿娇被认为是“中邪了”或是“鬼上身”，虽然她的情形极为相似。据说欧洲中世纪的人对付中邪者的方法是拿火来烧。至于这里是不是也一样，不确定，但我怕。

谁想莫名其妙变烧烤啊？

我苦恼万分。在，我却没有攻略没有战友，也没有修改器，甚至连玩



法都不知道上的这个 RPG 稍不小心就可能 GAME OVER。

没办法就自己写攻略吧。任务一,让周围的人认为我就是那个我应该是的人。

偶素看过大把穿越时空的强人,这个难不倒我。我想都没想决定随便把头往哪儿磕一下,醒来以后装失忆。

你说我刚刚玩秋千怎么没顺势摔下来?——没办法,那个时候太震惊了,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。

毕竟是自己的头,和磕鸡蛋还是有点区别。我四下环顾,想要找一个有尖锐棱角的东西——用很小的力气就比较容易造成外伤,视觉上有点效果就行了,不至于真的脑震荡。

不是开玩笑,这里真的是皇后宫了。环顾的时候我心里小声地赞叹着。

我极喜欢唐代以前,纯粹“汉”民族的装饰和建筑风格。这种风格的简约和灵气在两晋的时候发展到最高峰,我曾看过晋代的雕塑和壁画摹本,优雅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当时就心向往之,没想到今天竟身在其中。

刻木兰以为榱兮,饰文杏以为梁;致错石之瓴甃兮,像玳瑁之文章。轻烟浅黛,有一个漂亮的东西静静地伫立在屏风旁边。

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走向它。那是一个按比例缩小了的黄金屋子,檐牙高啄,金属的光泽有些暗淡。我的手指滑过它小小的斗拱,指间凉凉的,禁不住有点鼻酸。

关于这个屋子,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金屋藏娇。

汉武帝四岁的时候,被立为胶东王。有一天,阿娇的母亲长公主把小胶东王抱到膝盖上,问他:“儿欲得妇不?”小男仔回答:“欲得妇。”长公主指了指左右长侍百余多个宫人,他都摇头。最后,她指着自己的女儿问他:“阿娇好不?”

四岁的汉武帝这才笑了。

“好!若得阿娇作妇,当作金屋贮之也。”

意思就是如果阿娇做我的老婆,我会为她做一所黄金的屋子来藏住



她。

估计这个小屁孩儿在回答的时候笑得天真无邪、童叟无欺。

其实如果这故事的结局能像它的开头一般圆满，倒也不错。

一转眼又想到了李白的《妾薄命》。

汉帝重阿娇，贮之黄金屋。

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。

宠极爱还歇，妒情深却疏。

长门一步地，不肯暂回车。

想当年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曾欲觑不已来着。

这个世界上有陈阿娇，就有后来的卫子夫，再后来的李夫人，王夫人，乃至昭帝生母赵婕妤。

新人总是胜过旧人。金屋藏娇，不过是某人人生中的一段小小插曲而已。而那旧人注定要在某天离开黄金的屋子，在长门宫冷清的殿阁中孤独终老。

只有那个无药可救的愚昧女子，才会把这种东西当作宝吧？

趁她还在愚昧，来不及看清的时候，让我来取代她——对她而言，也许算是一种幸运。

阿娇，至始至终相信那人宠你爱你，你走的时候，应当不会觉得疼痛。

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看到了金色小屋子那高高翘起，些许锋利的飞椽。

咬咬牙，我豁出去了。

起先只是装睡，没想到真的睡着了。

梦里我一身冷汗，从凌晨两点十三分的交大图书馆中“醒”来，照镜子，看到的是自己的脸，眼睛下面有两个浮肿的乌青色袋子，很满意。接着做完了设计，六点半打开侧门回宿舍。不知为什么路很长，老是走不到地方。

刮着风，有人在半路上唤我，我用心分辨着，那人叫我什么？阳阳，还是娘娘？

“……娘娘……”

好像真的是娘娘呢。

我泄气地张开了眼睛。看到自己躺在一张至少两叠大的榻榻米上头，或者说卧榻，又低又矮，神仙姐姐们都跪在旁边，一个白头发的大婢伸手搭着我的脉。

对了，接下来按照本子演，我脑震荡失忆了，要装得像一点才行。

“娘娘醒了！”

齐如梨花带雨的小脸从旁边凑过来，她高兴地招呼周围的人。我相信她的快乐是真诚的，我能够醒来，她的命也算是保住了。

不过真的算是保住了吗？

主子醒了却失忆了，能有她的好下场？

还是少做点孽吧。我轻叹。临时又修改了剧本。我拿开女大夫号脉的手，让她在一边等着，揽了齐如的肩膀过来。

“齐如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脑子有点晕。”

我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在她脸侧说着，估计榻下的人也能听到一字半言。

“娘娘，您晕过去倒在宫灯上，额角都磕破了，是奴婢等人服侍不周……”

“服侍不周会怎么样？”

“奴婢等人自愿领受杖责……”

果然，后果很严重啊。

“齐如，我跟你说了个事儿，别太吃惊，也别往后看，认真听好就行了。”

我压低了嗓子，用只有她能听到的声音耳语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我这一磕，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

搭在她肩膀上的手明显感觉到，那个柔软的身体禁不住战栗了一



下。

“连我亲妈是谁都不记得了。你先想办法过这关吧。”

她的两边太阳上渗出来细小的汗珠，神情惶惶不安。

“知道了，娘娘。”她突然抬高了声音答我，从榻上退下，站起身对着其他人说，“你们都先下去。”

大夫和使女们依言离去后，皇后教程算是正式打开了。

齐如教得很用心，我是个好学生。这小妮子关键时刻还真顶用，我忍不住要庆幸自己选对了人。

难怪当我说到亲妈的时候她如此紧张。据她说皇后生母大长公主刘嫖知道我出了事情，此刻正在匆匆赶来的路上，我猜她要是见到我这个样子百分之百要迁怒到她们身上。

时间不多，她简单的告诉了我陈皇后此时的处境。昨日皇帝去了霸上祈福，路过平阳公主家带回来个歌伎，人未至传言已先一步到了。我想如果太史公司马迁没有诋我，她就是后来的卫夫人，卫皇后。这个地方是未央宫椒房殿。名字够经典了，后人引用无数，她这么一提我马上就想起长恨歌的“椒房阿监青娥老”来。椒房殿侍奉皇后的有宫人十七，宦官十三人。比较亲近，皇后常呼其名，可以叫做腹心的有这么几个：

齐如，是从娘家时就带过来的，平日里就负责梳头发；阿笃，也是从娘家带来的，荡完秋千以后是她给我整理的衣服，平时也做这个；琉璃的嘴边有颗痣，掌管汤沐，也就是洗澡；矮个子婉婉是掌灯侍女；宦官如意儿是试菜的，算是高危险性工种；六霰和七霜是我的女保镖，齐如没有明说，但我想这回把自己弄伤，估计最惨的就是她们两个。

我告诉她，别怕别怕，我不会让你们因我受刑的。齐如听了受宠若惊，千恩万谢，但眼睛里的疑惑却怎么都藏不住。

闹人灾似的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红楼梦里头某贾姓少爷。苍天，成天被这么多人看着，还让不让人有隐私了啊？

我又增添了点偶像明星才会有的烦恼。

本来还想再问点什么，紧闭的殿门外嘈杂之声渐闻。齐如说想是太